

祝
子
罪
知
錄

祝子罪知錄卷二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孟軻云性善荀况云性惡皆非

說曰古今擬議煩甚故予向取吾心所安者爲性論今具錄之昔者之辭悉未遑徵述爾以聲與勢而從焉而強訥焉而不敢盡焉者後代之言性乎今天下學士或抱哲姿蓄廣學終不敢言性惡者

豈皆中誠哉。言之必獲戾，以爲儒家罪人。此病聲也。附孟而吠荀楊，韓皇甫司馬氏者，徧四海，閱數百年，萬萬喙，吾敢以一舌抗之乎。是病勢也。嗚呼！諸公爲聲若勢而不言，吾且爲聲受惡，勢受悖，戴辜而言之，性果惟善乎，無或惡乎，請以物證之。人物懸矣，然而必有受斯謂性，謂之性，必有恒，乃同也。物之性，溫涼柔剛，平毒生殺，受於是，必恒於是。稼必生，鳩必殺，一內諸咽，上帝弗能奪而反之矣。性不恒哉。義炎軒轡，摯頊伊姚，姒姬，迫之死，令惡。

肯乎、蚩苗饗杌癸辛、蜚跖導之、生使善、能乎、弗肯、稼不殺人、也、弗能、鳩不生人也、何譚者之不燭乎、是夫性必有恒、有恒非盡善也、非盡惡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交并者也、善者甚寡、義炎之類也、惡者亦甚寡、蚩苗之類也、交并之類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殆不可算、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鄙人、愚不肖也、曾謂終天皆義炎者乎、爲造物者、惟二陽也、陰也、陽善也、亦有惡也、陰惡也、亦有善也、假令獨陽無陰、則亡生矣、亡陰

則亡生既生矣陰也在其中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寡者有恒甚多者亦有恒故鳳寡鳩亦寡而雞雀無算也彼將違其辯故必曰惡者氣耳夫有理亡氣則生乎有氣亡理則生乎是必合而生生而性始見也性非生而後有有之於合之際也今必寘性於偏善而曰惡者氣則必將曰鶴理本善其殺物氣也是理氣二也理自理氣自氣然則性果何物也哉生生之類又烏用有性之名也哉嗚呼爲是言者其亦強有力矣然而強有力也亦

能令穀殺而鳩生乎、賤何黨於荀楊韓馬、何仇於
由軻而後者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
性、則知性必恒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上智下愚不
移、則知必有善惡二岐、而後始有遠近不移之形
矣、如其不然、敢犯不韙、嗚呼、由孔子至於今、畢世
推爲至聖、言必師、疑必質、而獨不從其言、性何其
怪哉、審若彼、則孔子不得爲至聖也、嗚呼、小子之
愚、獨知有孔、曰、須異之、則吾豈敢、

系曰、張耒論性有善惡、惟聖人能趨善遠惡、爲盡

性衆人不能頗爲得之。又近時盧格論性，不以善惡而以全闕，亦非。惟李翱不言善惡，第云復是亦全善而旨通佛氏，詳後佛老條。

黃暉

刺曰趙匡胤篡國亂賊。

說曰尼父爲春秋援天定人，人用私鄆公勢奪道，猶假天而號天於時，或未爲定之。旣衷私駕勢，詭逆遂事，亡幾何，勢盡道在，聖人援天正之，姦跡逆節，不可以渝。逆者干戈代禪，湯武猶爲不免，人萬不若二王將顧上越其事，襲跡夏虞得乎哉。由莽

來姦蓋四海其終不能逃天與聖人法獨匡胤得
乎哉夫禪篡非竝行順逆無兩立胤左驗旣皦卽
歸一途岐之何爲其國人爲諱猶能婉辭以設兩
造微文以示閱實事定苟玩更爲迷陽薄徵大端
畫一請詰有以排破詰者陳史劉論輩與吾書俱
廢無憾

一徵曰赭襴之薦惡自製之害詰厥自誅以棄之
一鐔不麾胡謂迫斯數兵之弗戢何帥之爲

二徵曰兒素大志今果然矣志孰爲大幾何時矣

聖善之口、奚其簡而信爾、

三徵曰、紀王二昆、弗去曷待、豈以武庚能畔、而俾弗留害、

四徵曰、魏謨發矣、夙遣昭輔、往訊於家、而機亦潛布、

五徵曰、點檢帝符、疇寘諸軍書、將非趙徒、陳王祠狐、暨厥孫天書一智與、

六徵曰、謹言孰興、曷惱曷逃、爾唯不爲、爲曷寘不、昭將無漏竊鑰、烏自塞聰、而能以彼亡、叟、

七徵曰羣譖謨漏密語厥室密語厥室無明語厥
辟媪叱不沮乃以激激厥謨俾疾共濟以爲詭疇
其匿

八徵曰謨兩學究人狗印否俾陳且普孰識非衆
建而自賊取

九徵曰祖輟之拜愆儀可惕胡弗惕弗詰無亦畏
鬼眼荅直以暴

系曰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
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

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兵皆退

司馬光

又曰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知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訥訥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公主引麪杖擊逐太祖曰丈夫臨事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爲太祖默然而出

司馬光邵伯溫同○按此則先知其謀如此明白曷不陳于朝而不行乎

又曰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

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寺卽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某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搢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取。」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藝祖後亦不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

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

有自云。王銍

又曰：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旣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禮也。張舜民

又曰：太祖陳橋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至，主僧給云：皆散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

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
返去有頃太祖已卽位矣朱弁○按如此安得謂
人心推戴且僧之爲計
至是豈非楚昭
輔已先達之乎

又曰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
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卽位斬封丘而官陳

橋者

王明清○按如此卽豈
出於人心之推戴乎

又曰李淑知鄭州奉祠柴陵作恭帝詩云弄楯牽
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壠纔三尺剛
道房陵半仗來爲仇家陳襄挾其事以聞褫一職

魏泰又
田宣簡

又曰太祖初受禪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

不許但駐輦回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在聖度

如此陳長方○按此雖見太祖之度然亦可見非人心之推戴與陳橋守門者同

又曰兩日盪重光點檢作天王一作殿前點檢作天子范質王溥不

能死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修文郎趙書記正

皇綱遺孤披麻在金床胡爲粹霍馬上醉擁黃衣

裳何以朝萬國升明堂楊維禎樂府

又曰春秋誅亂臣垂後戒故加趙盾弑君之罪以

志盾當國而不能討賊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
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爲主將、不能馭衆、以致變之
形、若宋人作宋史、爲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
綱目之書、則不得拘世俗之見、以誣大義矣、苟計
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壞矣、此愚有富
人沒而羣隸竊有其室之譬、執事是之、豈非以其
辭直而義正耶、

陳桎答姜漸書

又曰湯有慚德、孔子論之、而以至德稱文王、義可
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唐虞、則其書湯武、必不

與堯舜禹同辭、湯武尚然、况後世之臣、無其德而乘時竊據其位者耶、此吾於太祖之有天下、書法與郭威同、修天下之大綱、於綱紀大壞之後、不得不爾也、同

又曰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下之心、而有功於天下者、其書法不得不予之、荅云、此論湯武可矣、論太祖則非也、周世宗無桀紂之行、不幸而殂、寡妻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恭帝不失爲成王、昭帝、周祚豈遽移哉、太祖初無

湯武之德、不過以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有得天下之心、至陳橋之變、既知慚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篡國、湯武之心、若是耶、若以爲推戴出於衆人、而予之、則後世大將握重兵、一旦爲下所推者、皆得藉口而免誅矣、故愚謂太祖得國以篡、而治國以仁、功罪不相掩矣、同

又曰來書云、綱目於篡竊之際、而皆著其漸、漢乾祐二年、書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又書威請

加恩將相則威不待澶州之變而已收天下之心矣至書威反而曰殺其主承祐承祐雖欲殺威威之主也今不曰弑而曰殺故下書自立明年書郭威稱皇帝則其書法輕重之間而威與承祐兩有罪矣今太祖於周顯德三年書兼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世宗獲讖以大祖代張承德爲點檢是月世宗殂明年遽有陳橋之變則太祖卽位之事若與威同而威之專擅大與太祖異今云自立而還又見其稱帝則柴宗訓無劉承祐之罪而太祖甚於

郭威之惡矣。答云：此論其人之處心，則是而斷其罪之成案，則非。假有謀故殺人者，其一人本惡人，也待時而後發；其一人本善人也，乘勢而即發。有司者，還原其人之善惡，及論其漸與否，而較重施罪耶，還以其所犯同，而咸當以大辟之律耶，威之篡漢有漸，而太祖之篡周則乘勢，心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又豈可以小節而末減其大惡哉！且威之屢書於綱目，非惟著威篡竊之漸，亦以咎漢王之失道。若世祖之待太祖，與漢異，不以太祖長者無

反側之虞而然哉。太祖不念此，遽竊其國，非惟得罪於天下，得不負世宗待之之意乎？若緣情斷罪，則太祖之惡甚於郭威無疑。復何多論哉！今書自立，繼以稱帝，悉如威例，以其事同也。同

又曰：來書云：五代以來，天人厭亂已極。郭周既已無子，世宗英明而又不壽，天之所付，蓋已可見。周之有國，前後九載，既無積德累仁之基，而復使幼君臨之，名藩悍將，必不束手效順，其爲悖亂，又不知其底止也。答云：此因其後功，而欲蓋其前愆，觀

其已然而臆其未然、非至論也。五代亂極、固當治。周不當天命、亦已見。但君臣大閑、所以示後世、不可不謹。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君子不取、太祖固有君德、又有天命。然周之臣子也、以臣篡君、罪不容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義、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豈爲周哉。

同

又曰來書云、人心所與、天命所與也。人心不從、雖以項羽之暴戾、王莽之殺戮、不能使之強從。人心

之所歸雖以太王劉備之郤郤而不能使之去也
答云此亦偏於太祖之論當時天命之在太祖者
不可知人心之歸太祖者跡未著使太祖自陳橋
還汴之日明君臣之義從韓通而討之未可知也
唯其民人習於五代之易而周主之所恃者禁旅
而已韓通倡大義既不克而禁旅之將又皆黨於
太祖故范質王溥無如之何而下拜耳尚何太王
劉備之得比哉

又曰來書云慕容延釗石守信皆與太祖比肩而

願相推戴、非天其誰能使之乎、春秋之法、爲賢者
諱、自唐三百餘年、而始有太祖、卒能削平僭亂、以
開太平之治、不可執一論也、若必以此爲垂訓、則
彼無太祖之功德、而欲效之者、天下將共誅之、又
何待於吾之訓哉、故愚謂宜審其輕重、而約其中
以定其制、答曰、陳橋之變、正吾比肩利於富貴而
爲之、以爲今日若此、安知他日之不相及耶、故非
真有爲天下之心、而推誠以奉之之意也、唯其太
祖旣立、行事不與五代同、君臨之位始定、而宋之

享國亦久矣、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篡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倣效之者、知懼焉耳、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際、未可必、而凡爲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羣臣之上哉、春秋爲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幸詳思之、同

又曰來書云、宜書曰、北漢契丹入寇、周命趙匡胤帥師禦之、壬寅師次陳橋、癸卯匡胤自陳橋還、受周禪、稱皇帝、國號宋、奉周主爲鄭王、此亦唐王淵稱皇帝之例、而書法微婉、庶幾合於據事直書、其

義自見之法雖不言其自立而其迹亦不可掩答
云、非漢伐周、朱子書之以正其始、今復書曰伐所
以正綱目之終、若曰入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
上書禦之、繼書自陳橋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
禪與篡兩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爲王、而
復曰奉、奉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下降爲諸
侯、而可謂之奉哉、桎今書之曰、北漢及遼伐周、所
以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
受任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

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爲
鄭王，所以志其篡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姦也。豈不
明且簡哉！彼之罪旣不可泯，則直書以垂後訓。正
春秋之旨，執事何疑焉。同

又曰：取天下者，末世以謀，謀取者，逢機。遘會陽施，
陰設，而人莫或覺。卒然不日之間，可以集事。宋太
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
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
子，則有周之基業，固以處非其據，而來姦雄窺覲。

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羣帥合謀，托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於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預謀，殆未可也。後唐明宗爲其麾下將士擁逼，自魏南還，以取莊宗，歐陽永叔於五代史以反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劉定之。

又曰宋祖之有天下自言爲六軍所迫乃令甲士
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誰欺欺天平朱全忠恐昭
宗生變遂選牙官吏太夜扣宮門而椎殺之乃佯
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此
皆當時故習以爲常者也然其詳可以服萬世之
公心已見論於劉文安公矣而其隱約不見於史
冊者予嘗聞諸宋王銍尤有二事可証予復表而
出之正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能掩乎昔藝祖生
西京夾馬營前有陳姓而失其名者聚生徒以設

教宣祖遣藝祖從之、藝祖微時、疾惡頗甚、而陳時
或開諭、後藝祖仕周世宗、功業未大顯、會世宗親
征淮南、而藝祖分兵取滁州、爲皇甫暉大敗於清
流關、訪策羣下、皆云鎮州趙學究頗以智術稱於
村、藝祖扣之、從其背山之策、而破滁、卽史所載餘
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是也、後延學究館於
汴、而與陳俱爲門客、陳橋之事、乃謂學究曰、陳雖
不與吾事、亦當告而後行、且囑以家事、夜與學究
過陳、具道之、陳大怒曰、不可作族滅之事、遲明拂

衣而去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如此而謂之六軍所迫吾不信矣及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轎出居天清寺寺乃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入內六宮迎拜乃見世宗幼子二人所謂紀王其一未封倉卒之際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拍殿柱垂首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卽命追還以一賜美美收之如已子後改名惟正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在如此而謂六

軍所迫尤不信矣

蔣誼○按陳學究事
孫升談圃亦畧言之

又曰按宋史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辛丑受命禦漢
遼癸卯發汴日異實昭是夕匆匆黃袍竟被以此
觀之點檢先策已有成圖授鉞會際乘而遂焉史
曰陳橋聚謀理譬不許不過北面三讓義耳愚意
此舉太祖本懷發於太宗成於趙普所以後來違
毋之誓者不過尋兄之盟耳故紀以四絕偶讀劉
靜修之作曰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
是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家毋素知兒有志他

人却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悟、後世那知費討

尋

右太

倉卒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

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右太

阿母要盟畢

竟寒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說陳

橋事似難

右杜太后の岳正
一首在趙普條

又曰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弒之實

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

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一

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

不爲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
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遽萌篡竊之心、黃袍加身、返
戈內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于陶穀、而欲比
迹于唐虞、嗚呼、不知舜禹之禪讓、果如是耶、穀之
禪詔、果何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
亂已極、恭帝幼冲、藩鎮窺覲、太祖不取、亦將有逼
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
哉、是不然、諸葛亮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
定矣、謝安因穆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

二子終身北面而不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于恭帝、如亮之輔帝禪、如安之輔穆宗、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不此之圖、乃欺孤弱寡廢主、立自謂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

果無知耶、

何喬新

又曰子樞作通鑑續編、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位與郭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

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志于斯，及得其書，遂焚其

稿，其立法之公，槩可見矣。

陳頥附記：子樞修史，書宋祖自立稱帝之際。

適大雨霹靂，震其書案。子樞不變，拱而徐言曰：「老

天雖擊斷臣手，亦終如此書。」此事傳之已審。頥此

條又云：聞之前輩言，舊編書匡胤奉周主爲鄭王。

子樞方易奉字爲廢字，隱几以卧，忽雷震其几云。

又曰：或問陳橋之變，誰寔尸之？曰：太祖之志，太宗

之謀，趙普成之也。昔者太祖之生，有赤光之符，客

遊漢東，有紫雲黑龍之符，其陰有帝王之志，非一

日矣。一旦世宗告殂，恭帝幼弱，中外人心密舍推

戴木題點檢作天子，寧非驗于此乎？于是託言漢

遼師下、收傾國精銳、出次陳橋、反掌之間、成此大事、是豈無人默主于其間、而將士敢爲之與、杜太后初聞變、曰、吾兒素有大志、及臨崩、曰、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夫豈無故而輕爲是言哉、太祖卽位之後、稱晉王爲太平天子、幸普家、呼普妻爲嫂、又豈無故而輕自降尊哉、享國旣久、不立皇儲、太宗蓋默怨之矣、以故一旦得志、不踰年、改元、意者宋有天下、我實爲之、而趙普踰盟、蓋默知其故也、嗚呼、宋之啓運若此、孰謂可與漢唐竝稱哉、宋論推隱

未盡故著之。盧格

又曰信史新頒出石渠老夫莊誦讀躊躇最當論處陳橋事爲甚含糊不直書。桑

又曰今法吏求囚情不得則逮其族屬證佐謂之服辯乃施法杜氏之言已不待讞鞫而自承矣卽親書供吐實狀亦何伺過求別證。自

又曰小說中載宋事有近怪者學者類少談之有一二可異如福王長子小名佑孫次日德孫蓋竝取立人二字後乃應德佑之號德孫卽昭陵也。周密

癸辛
謀議

王安石在鍾山一僧謂曰子必作相但勿念

舊忍改壞祖宗之法安石曰一第未就子戲乎僧

曰嘗禪定見秦王入寺知先輩卽秦王後身也

張端

義貴
耳集

與前粘罕腹癥及高宗爲錢鏐後身孝宗爲

太祖之裔仍享國之半宋代瀛國公復爲元順帝

以亡元皆若不偶然者縱謂野人之談無足稱亦

可見天心予奪之報不爽耳

刺曰趙匡義弑兄篡國

說曰受命篡弑馳背冰炭然而形有似者僞也定

真僞者存乎證、匡義證驗、衆矣、審矣、無端起疑、何
愚甚乎、斧聲、一也、遜避狀、二也、好爲之語、三也、宋
氏號懼乞命、四也、殺胤二子、五也、不喪宋氏、六也、
崩年改元、七也、更名光義、八也、殺弟、九也、繼恩不
召德芳、而召匡義、德玄助之、十也、有一心迹、事立
決矣、劉公桓、桓暨同心者、莫非確論、程氏丘氏、何
意爲之、強辨規免、春秋嚴無將之誅、今人逸足徵
之賊、且李燾、歐陽玄之言爲書、文瑩、胡一桂、陳桎
之言、非書也耶、

按陳氏援溫公以辨、而謂公不妄語、其言當信、固然也、然紀聞之書

凡得之傳聞者注曰某云得之目擊者注曰身見此正溫公不妄雖聞而非目擊者必著所從得慎之至也太祖崩事一條注曰君倚云乃得之錢公輔則亦傳聞之一端安得以一而廢衆書中他事亦有與當時他書所記不同者非謂溫公言妄述其實亦欲覽者審求之又宋人亦有疑紀聞非溫公書者此木暇論

系曰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四鼓晉王光義用柱斧殺兄於大寢明日太史氏特簡書曰宋趙普弒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入侍禁闈帝崩普罔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將必誅開光義之將者若也曰昭曰美趙狐不絕也

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榻前署書、若不得署也、春
秋大居正、若爲宋大臣、不以居正相其君、而以阿
依邪命、使光義之祭、已在太祖衽席上、太祖享國
十七年、幸耳、嗚呼、上之弑也、非若而誰、若不討賊、
不引決、若又北面戴之、大臣之從違去就、若是國
何恃乎、若耶、吾以春秋法、定若爲戎首、若雖欲辭
得乎、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
也、抱遺子曰、里克、趙盾、甯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
宜有間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戒天下之爲

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

又曰慈母愛愛幼雛、趙家光義爲皇儲、龍行虎步、狀日異、狗趨鷹附、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美非呱呱、夜闌鬼靜、燈模糊、大雪漏下四鼓餘、百官不執、董狐筆、孤兒寡嫂夫何呼、於呼床前、戳地銀柱、斧禍在韓王金櫃書、楊維禎樂府

又曰太祖太宗之始終、見於史者若此、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

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傳
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已之妻
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
侍疾而亦悉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爲豈
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哉故非
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傍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
知之而殞絕之際亦無一人在傍得見其實惟其
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將何以解萬世之
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昔隋文帝之終也既以其位

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真于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與其弟又將欲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悉屏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遙見燭影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截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托命之言其悚懾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

子福德非吾所及、於其有疾而灼艾也、爲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漢景帝之于梁孝王武、宋文帝之于彭城王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嫌隙生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羣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宋后是夕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

大雪遂與王于雪中徒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挾詐乘機之未爲無心、未爲無黨、內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匱粘罕生而腹下有癥、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

之以貽後世不可泯沒爾。夫君親大倫也。弑逆大惡也。不可以輕增加於人。亦不可以輕未減於人。故謹而書之。非但以追懲於既往。亦所以懼亂賊於方來焉。此春秋之意。師孔氏者當世守之。其可苟哉。劉定之

又曰太宗之改元卽位。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汲汲乎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己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

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
殊號、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
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
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已、而致已自取、
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
見已之戕其兄矣、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
出、禿盾之宗人趙穿弑靈公、於是盾未出境而還、
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返、
也許悼公病瘧、飲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

本爲已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已疾而適足以
致死、止也不察焉而遽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
止雖無弑之心、而有弑之事也、春秋於盾也、原其
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爲是事而赦焉、故書曰趙盾
弑其君夷臯於止也、緣其事而誅之、不以其未萌
是心而赦焉、故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所以立
天下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于
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
歸、夫曷遁焉、北齊孝昭帝演殂、其弟武成帝湛聞

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馳入嗣位未
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處心積慮欲其兄之蚤
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吾誰欺欺天乎致堂此
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
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諸侯爲之行喪於太
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是果可以
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
其心乎曰春秋之義推顯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子
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其意頗隱

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矣。若乃興元尹德芳。則是天殛爾。曰。是孰知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旣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于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

不忌哉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廷美之死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同

又曰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席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說以予考之太祖蓋死於弒也第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弒者一也富室子將

死以千金之產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弑者二也。太祖果挈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爲弟必哀戚滿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改元，惟恐開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是過矣。此可知其弑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聞者也。必將召集羣臣道揚末命，使臣民共知之。今也將相大臣不得聞宦官官妾不獲近侍，果何爲乎？此可知其

弑者四也。况以大位傳諸弟，則其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驚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弑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遣弑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江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爲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著，必無他故。文介置之上第。今子謂太祖死於弑，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焉。是豈萬世之定論哉。

何喬新

又曰：太宗用心之險也。夫天子之子曰皇子，諸侯

之子曰王子、其名號品秩、截然而不可易、未有以其異日當爲天子、而預稱其子爲皇子女、爲皇女者也、太宗卽位之初、命秦王延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遂貶廷美涪陵、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此舉特以愚弄其弟而已、意者太祖之崩、宗室王公、必有竊議者、太宗恐其因廷美以舉事也、因以此非常不正之號、而慰其心、蓋使廷美知有次及之勢、

而不動、然後徐爲之計耳、彼廷美、愚人、也、以爲吾子爲皇子矣、吾女爲皇女矣、吾爲天子、亦何疑哉、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歿、乃覺其兄之意、而不自安、於是劉禹錫上變、趙普進謀、王溥等四十七人集議、而涪陵之命下矣、險矣哉、太宗之心也、秦王在其術中而不悟、卒之憂悸而死、可哀也、已、同

又曰、開寶皇后、敵體先朝、母儀四海、是天下臣民之母也、太宗當開寶之際、蓋嘗北面朝之、以今日

言之則嫂也、以向日言之猶母也、典禮儀章以送其終者、豈可一毫之不盡哉、今也后之梓宮、不寘於內殿、而寘於外舍、不敢於寢園、而敢於佛廬、不使羣臣成服、而怒侍臣之直言、貶王禹偁和除州、太宗之於后、何其薄哉、予考太宗卽位以來、誥告多方、戒飭諸臣、無一語及太祖者、賜誦之詔曰、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蓋謂一統之業、自我肇之、太祖無與焉、觀燈之誥、羣臣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蓋謂太平之治、自我致之、太祖無與焉、且太宗之天下、

誰之天下與、太宗之位、誰之位與、有太祖之天下、
踐太祖之天位、且邈然無一語以及之、則於后何
有哉、論者猶謂太祖不以弑崩、夫亦過厚之論歟、
同

又曰、昭憲后命太祖傳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
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久矣、
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母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
昭憲溺愛幼子、亦如婁獨孤二后、欲立常山晉王
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

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柰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蓋出於太宗之謀歟。太祖泣而受教，特黽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爲太子，亦不立匡義爲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蓋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啓官人盡屏，俄而上崩之禍歟。同

演曰：宋舊史以新史成，不行於世。新書未刻，時學子亦罕見。人間節本諸冊，獨見胤義二主，溢美之言爾。迨劉公昉摘而論之，其於二主，可謂篤論識。

卓義嚴超然拔類、學者翕然信之、論亦定已、及程
丘二氏忽有考論、竭心力爲之、以反劉說、然而世
有公是公非、寧不定於一耶、夫論事者、識識有闇
明、斷義者、心心有是非、心識同得於天而異於已、
明闇殊、故取舍異、是非一而已矣、天不以人移、人
亦不能移、亦自不移、是非不移者、心不移、心不移
者、天不移、是非所歸、豈人口牙能遷流乎、故要之
匡義、旣不以弑奪、怡然授受於胤也、何故絕無毫
髮感荷、復以何事反讎、而有殺姪殞嫂諸事、此在

童駮女狄能灼於衷亦何俟斧聲好作諸疑辯若
程丘之云哉不然則徹事事厚弟義事事薄兄於
人情當作何理推驗二主於今學者無與何厚何
薄誰毀誰譽天理是非不能強移也法家遇事曖
昧不得以迹求者猶能原情定罪以傳於法法當
則囚服囚非強服服於已心吏非強服之法用心
立事佚於法不以心治之當何定乎於是爲吏若
君任不治而已乎用心斷法天人之道也春秋誅
意推見至隱必緣事以求意意此事彼必據意以

賞刑意之所在、加之誅絕而不得辭、是誠孔氏家法、如程丘之說、以劉億逆影響、則必伺事迹大備、史人書記繁縟、而後定之耶、如是、又豈待於爾耶、文不具、則遂任不治耶、春秋有親尊二諱、宋人用之、歐陽玄等闇劣、不能燭而定之、如是、則何貴於學士、何藉于六經、文不具、任不治、狩河陽、王果以巡遊許止弑買信、同商臣乎、杪周諸侯之迹、各在其史、春秋何事而作、夫子不亦贅乎、學士師孔子、用春秋以經世、曾不若一明法胥、異哉、二氏之言、

也。二氏必欲強故出大懟於論定。誠何意與。二氏以經史之學自任。將矯異以爲高。而弗顧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亦何等爲心乎。

又曰。史稱匡義大有爲如許。程丘共之。及論改元。便謂姑襲一時常制。何立語不自點檢。揆審。世所謂護短耳。

又曰。匡胤稱弟語。與灼艾等事。恐亦史家過飾。欲益而彰之類爾。不然。胤無傳弟心。作僞以欺。毋與弟義得其情。而遂事乎。此舉與杜氏無稽之命。姦

普反覆之機皆可叅得、大率逆取之際、兄弟既同、其謀自有如許、偽態紛攘也。

祝子罪知錄卷三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今世予奪古人多誤

說曰善惡分塗則哀撻貴別重輕殊貫則升沉尚
審奈何中鏡弗拭他聲逐鳴遂至舍顏就蹠毀施
譽鹽若夫衡石失量尋尺錯度其猶可已乃亦蘭
蕪倒目玄皓反呼謂之何哉然而假我茲辰踞其

昔地返聆回視索之玄扃未嘗不昭然發矇得其
所處鑄鼎靜列鈞石誠懸神工灼而形彰法象用
而力審物貌無遁皇衷乃安斯則知人之悉矩亦
勸懲之弘術乎且寰區悠闊品務毛攢何勝檢尋
姑引千一部判左右繪次丹青若事在兩疑行非
一致消息挹注貫而齊之其諸周詳故有別製都
凡既顯彼可例求焉爾

伯夷叔齊聖也

說曰德與望且殊形而一地正名扶極奠天地遏

亂賊功亦與弔民致太平者甲乙然無佐逆假撮之咎故此爲聖而望旦不可也。

系曰周之興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

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
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設衆殺伐以要利是
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
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山
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苟可得已則
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
節也

莊子

又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

云

忽吾觀兮

二老時采薇以從容，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何務何樂而竝茲遊。二老答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非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西伯昌之善政，育年命於黃耆，遂相携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覲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竝卒命乎山氛。

杜篤首陽山賦

又曰：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

風凌俗爰感懦夫

陶潛

又曰當武王仗鉞二公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
伏車而諫慷慨瀝血武既爲王二公以立志貞也
檢身操也以臣伐君不可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
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
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
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免
於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固君臣之
分以愛其節繼之者忠矣仗之者義矣施之者誠

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躋矣允矣、上古無以加

百代爲之憲

梁卿升

又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

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一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而自是如此夫聖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韓愈

又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
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
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
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
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
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
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
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從諫而
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人乎、旣得其

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餓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皮日休

又曰、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節於野、有言於君、非輔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其沼乎、武王、聖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

下三分以其二分以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設
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辛之自火然若泰伯之
君吳則百穀合穎於舜耕九鼎同波平禹珪仲尼
之又盡善也寧獨韶乎既而異諸則周之道首陽
之餓乃諫死

黃滔夷齊輔周

又曰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風日月新餓死溝
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司馬光

又曰遜國同來訪聖謨遍觀爭國誓師徒耻生湯
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克身安是餓清

竟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

孤

后延年

又曰仲尼聖人也於君臣之分有難言者其在聞韶則曰盡美矣謂武則曰未盡善也於書叙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泰誓曰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其稱二賢曰求仁而得仁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則是二賢之於名教有大功也之於君臣有大義也微二賢之節微二賢之稱其如後世乎

邵必

又曰避紂窮居北海濱歸來端爲有仁人武王不

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未伸。

王十朋

又曰：史談作伯夷傳，難其善人而餓死，擬諸顏跖之壽夭，疑天理報施之非。予謂：武王以臣伐君，二子爲萬世扶持名義，故不食周粟而甘心餓死，與回之夭不同。故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俞文豹

又曰：黃魯直謂：二子諫伐，好事者爲之說耳。夫義抗白刃，耻事周粟，謂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見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自海濱善養來歸，苟周命維新，明德崇義之世，不知俯仰，何所

愧怍困踣於茲山之下乎

王惲

又曰從經懿操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若道後人真可誑空山焉、有二賢祠

楊奐

又曰絕粒當年耻事周、死於仁義更何求、首陽山下兩丘土、能使磻溪釣石羞

龐才卿

又曰二賢遜國之事、輕而扣馬之志、重去周之事、小而耻其言、不用之志、大微二賢、何以爲後之人、臣者之戒也、其有功於天下萬世、孰謂其不在於斯矣、嗚呼、孔子稱周之至德、曰泰伯文王也、若二

賢不亦泰伯文王之心者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此之謂也又何怨

張孟兼

又曰八百年周忠厚世首陽誰表墓前碑

謝瑩

武庚孝也

說曰不遺父讐

管鮮蔡度公也

說曰從殷義士以復仇私恩弗廢大義求

管夷吾功罪不相蔽也

說曰行已爲智治國爲仁不死之愆瑜瑕一玉

演曰事力自懸、德功亦別、謚智允矣、稱仁一道、不得爲標。

系曰蘇洵、軾、轍、程、頤、朱、熹、元、結諸言、亦無必爾、李德裕、庶近之、孟軻則過矣、亦姝孔之一也、大率仲人也、如斯而已耳、無事深求之。

莊周總萬而一者也。

說曰百氏之傑、宣尼之輔、可謂亞孔一人焉。

演曰康懷逝而鴻厖靡、三五作而聲明振、波流遂委、忠質興尚、暨於蒼靈夥昧、五紐散落、道體隱沒。

典章燿蕪俗乃猥亂言亦芬攘不有孔父大道斷
絕人經滅矣是以先師遐尋廣覽總彙萬塗崇執
正典獵涉芻談翦截而綴維之截之以祛害維之
以樹教終古馮從遂完斯世本仁祖義執禮和性
持綱建紀正名誅亂粲然方策有舉卽行若夫大
道本元冲玄眇密或少及而不盡平生對問弟子
君臣朋友隨事發述門人集論其語不越乎仁義
禮樂與六經之旨契合皆道之具耳以爲上智不
能衆下愚不可移滔滔萬古中人特繁修道爲教

是準是列、彼其本體淵淵、其淵莫究、話言不大、聲色幽樞、間啟芒緒、可紬上知相逢、不言而信、故其語曰、吾無隱、欲無言、日用而不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謂上焉、不得聞焉、非道之元也耶、已而殷楹尋奠、岐鳥不鳴、皇典空懸、代勢逾隕、王澤枯涸、民風澆扇、道之所存、英華隕而枝葉槁、醇醪竭而粗滓留、亡幾何時、千子盆涌、驤雲蒸霧、穰穰紛紛、嵬裂汨悖、倍繆

益亂子休抱絕智之姿、秉拔代之鑒燭、皇初之根、
緼洞萬有之末塵、衡睨九域、上玩百王、噫嘻汰哉、
良不滿足其一矧、然爲質過狂、亦不及狷、旣不能
爲夫子之修道、亦不能忘情於痛時救過、返本沉
襟耿耿、庸詎弗知夫道元希夷、不可復見、而不能
不言、言彼必妨此、故須至於非唐虞、詆洙泗、庸詎
知夫世術雕琢、不返鴻濛、而不能不用、用極必大
僞、故須激於燒符壘、破衡斗、情非誚儒、亦豈尊孔
丘也、孔子之言、果以道爲完於教者已乎、是喪其

本矣以所不言非用世之教言用世之教者非道乎則二矣以欲無言者民不知者不可使知者不可語者不可得聞者止使今後知者勿述已乎是瞽之矣然而獨何爲而徒言乎斯也與獨何爲而不言乎彼也與嗚呼道裂矣語其初則奚救救裂之不給而釋救以從冥乎莊知之矣然而龜竅之道方成師教終世無復淪徙坑之弗加遏之無止莊亦知之道本自一何事異同然而孔布其末弗盡其初示其數弗盡其故不盡也者是莊之所惻

也、人生而未世、

時 胚 孕

以氣生

血 亦 氣

生而未穀、以穀

生、生而膏、以藥生、

刺 灼 湯 液 草 石 類

人生而膏、而弗能穀

也、一乎藥、藥亦生也、穀亦生也、穀亦生也、膏弗藥

予之穀、穀其死矣、夫孔子之臨膏也、以刺灼湯液

生之、庸詎謂穀穀不生人也乎、莊也、庸詎弗知乎

穀穀不生膏也乎、慨乎惻乎、人以一藥、而弗覲乎

穀穀之爲本也、藥之爲權也、而庸詎知夫三皇往

而斯世其長痂也、夫孔不言氣、若穀穀、時後也、言

而無庸也、以時後不言、而不言且絕、絕而久都亡

之矣而不日用不知不可使知不可得聞爲不若是引其緒示其囊括則爲二之也爲喪之也爲瞽之也已故恒言者末不言者本莊知之矣惻之矣而謂其不言且絕言引而不釋示而不解亦昧而終亡故特言之而饒言之饒言之乃與孔若背莊庸詎知夫禮樂度數政令刑戮之爲藥也夫吾安得世口盡穀穀穀穀不已背穀穀生本也惡乎得不言言與孔竝建世其無終昧無終亡矣此莊生之本趣也夫青之時乎藥有絕穀穀矣令生安而

不青也、而唯穀穀、則視藥也、何物也、何庸也、何有也、故莊語穀穀、則惡得不痛、詬藥歟、語冥極、則惡得不痛、詬絕禮樂政事物度、斗衡符璽之間乎哉、

故孔莊一道也、

老列等肅然

故言之貌也、孔必違莊、莊

必悖孔、孔必異莊、莊必異孔、言之心也、孔必協莊、莊必出孔、孔必一莊、莊必一孔、凡今之語莊也、庸詎知乎此也、夫孔莊既往、爲之者師孔、或置莊右、莊且惑孔、典午諸子、性識超峻、其遇莊也、若磁鐵、若鱗木、若翼以風、然而弗知夫其本趨焉也、偏得

乎其高玄妙勝也者、壹是汨夷其中、無復覓尋焉、以知夫必藥以救世、穀穀以保生、一以汨夷者安、而徧用之、用以放身、用以爲君臣、用以攝民禦寇、戎施張乖荒、躋踣蕩漂、裁已殞邦、爲稱自孔者、擯笑、悲夫、今爲崇莊、斥莊、皆不知而爲之者、嗚呼、知莊也、柰何、夫子吾黨、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適稱莊之謂矣、是莊之謚誅也、夫莊後、孔不遇、裁不後而資、超將受、裁否與、夫求不裁、其仲鞅乎、柴不裁、其尾生乎、由不裁、其吳白二起乎、師子不裁、其

儀秦乎、憲滅明不裁、其黔牟之飼夫乎、回不裁、亦
冠七十、其裁也、能擇而服膺、而佚於三月之餘也、
甚矣孔之善裁、莊遇受裁、不裁不之知、然而賜不
裁也、將莊下、莊裁將賜而上也、與噉莊、今失裁亦
未之或知也、然而假令遂亡其言、老列等同且焉從識
本末之大統、爍今古之變遷、悟孔莊之不二、而懲
晉士之參差者哉、

系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
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人、而後可、

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也。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

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
竝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
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於利害之際。趨利
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
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
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
故同是非。一彼我。齊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
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於是又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

王安石

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伎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事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莊子用其心亦

工於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以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同

又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言皆實予，而又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蘇軾

陳湯甘延壽、其武不失忠也。

說曰：虜公絕代、皇我漢武、利社乃專、軍中不受迹、矯志順智、哲材諂不隨、有孚在道、展矣至忠、明功何咎。

系曰：更生之議尤矣、衡顯非也、胡寅謂矯無小大、政以功量酌而見、何謂無之。

又曰：奮不顧身、決計出之、可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懸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

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使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一陳湯耳、匈奴五分其國、而未嘗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僥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

一人數十年莫繼也、惟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繼賞、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湯、乃俟五單于皆至、是俟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張耒

楊雄用懦以全忠也、

說曰、或云大姦如忠、擬姦謚雄、雄誠穎夫、將師甯公、不善用愚、不姦不忠、公履泝心、不忠自愚、自懦、懦自失榮、

系曰、評雄甚衆、時予時奪、皆求之過、大畧諸人過

於賞、朱氏過於罰、罰亦未足蔽其罪也、稍系近者、
又曰、雄仕漢、遇莽、新室之亂、旣不能去、又懼禍、乃
爲斯文、以媚取容、嗚呼、君子仕以行道、道不行、則
行其節、莽之不臣、雄宜以君臣之義、匡救之、以行
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投簪以明其節、詎有苟
祿偷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諛其篡
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駟馳也、或曰、古
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不可正、故矯爲其
辭、姑務脫禍、亦權也、曰不然、聖人之權、不失其道、

未見捨其道而從權、仲尼仕魯、以桓子荒齊樂、知
不可正、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也、

陳黯

又曰雄非君子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此
雄之罪也、夫謂菽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姦也、
雄以其書僭經、如兒曹之效老成賓主、長者見之、
特一笑耳、唯符命之作、非大姦則大愚、清淨寂滅
者爲之乎、鄭厚

嚴光姦鄙也、時苗羊續姦貪也、

說曰姻位之謂鄙樂賄之謂貪貪反廉鄙反隱三
子方以廉隱著而反稱之可耶嗟乎非姻位姻名
耳非樂賄樂名爾凡姻與樂皆其中誠利之者利
之者愛戀仰慕求必得以遂所懷或利名或利貴
或利富或利逸欲或利驕慢或利道德或利事功
利之物殊利心一也利必欲得無所不至趨於姦
矣如使非利而爲之則非得而已矣吾中無損也
必得之姦乃作焉無所不至矣今光苗續志廉志
隱非利聲哉夫曷爲裘羊曷爲橫足曷爲斥相府

曷爲置犢必宣言曷爲不投魚於淵彼哉惟恐物色之不獲也傲態不訝也饋者百姓弗知也極可爲爲之其謀果用是遂而聲由此起亦烏知明者已隨闕其其奸也乎或以其詐之善猶愈詐惡盍勿求備以少示勸噫凡善爲可以合道慊志益人道焉耳令操三子心以行已大於此者將爲之能必至壞皇衷賊天性禍邦家不可以不嚴辨

系曰余幼見方公希直論光大畧謂其過激加足之事朋友且不可況君乎如范記謂微光武不能

遂其高可矣、謂微光不能成光武之大、不然也、今
檢集本不同、豈刻者易之歟、如苗之被誚則已多、
元世祖謂不知其在任娶妻妾生子、亦肯留下否、
乃可發笑、而理極當、

謝安大雅哉、君子人也、

說曰、弘毅靖定、固然、

系曰、或謂舉姪奇勲、是其僥倖、終奕折齒、爲其矯
情、皆穉兒駭語爾、

演曰、良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安石以之、

玄逸才也。

演曰：本自具辨，孰爲倖致？假力朱序，故是童言。鄧攸子而不孝，父而不慈，人之獸也。

說曰：留姪豈必全兄？捐兒已絕父母。古之姦民，先王必誅。子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

攸後內妾得甥，因竟不娶絕嗣。

演曰：凡手刃血屬，要其君者，必以爲身利。如樂羊、吳起、利功與貴，豎刁利寵榮，彼本甘爲小人，愚不肖也。何誅乎？攸利在名，與姦等爾。人果稱之，則攸

得其名、集其姦、而實則爲小人不肖矣。天之靈、君子之賊、可不誅乎。

王珪、魏徵、不忠也。

系曰：不死、建成之難、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

哉。

程子

又曰：有謂二人、王朝所命、不得私死、所事、或援管仲相校、皆不當理。又謂三人所奉、有兄弟之殊、處之可有死否之異、愈不協義。今悉不陳。自語

徐敬業、忠矣、孝矣。

駱賓王忠、魏元忠、不忠。

說曰討賊復國唐之忠也勸黨武而業討之蓋前人之愆忠孝偕也爲忠孝者亡料成敗春秋大居正論敬業者何用他尋張唐英之論是矣槩近於此不更系之

系曰黠紫帳中妖牝啼廬陵下殿黃臺西二三義士謀大舉揚州都督開三府勝兵一聚十萬餘山東豪傑爭相呼金華駱生哀六尺檄文一紙春秋筆帳前天授韜畧師韜畧不用將何爲空令玉鈐誇賊選魏郎劉郎雙桀犬

楊維禎樂府

李白百俊千英、萬夫之望、又唐廷簫鳳、

說曰、誚訐真勇、氣蓋天下、沈光蘇軾二豪之談雋
永矣、璘逼脅、徵按已昭、何復牽累小夫、沾沾駭矚
乎、首鼠伸縮、高其學、弗定其人、睹其狂、無燭其道、
悲夫、荆工葭鏡、于和寶槍、化鷗長庚、何有於爾曹
也、子雲復作、豈患捐玄、故稍建芳標、亦粲鋪霏雪、
官商之贊、列在本條、

系曰、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者、業術匡救、
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

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憑酒而作、彊非真勇、太白旣以誚詰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耳、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咏、使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如骨鯁、忠直、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

光

又曰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士安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

有大言無實、虛名不適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爭事之、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可使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日、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駘蕩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疇列如艸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從永王璘、當由迫脅、太白識郭子儀而不知璘乎、

蘇軾

又曰太白之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其文頌而諷以救時也僻而奧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

王禹偁

又曰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史言力士激貴妃爲所沮今集中有雪讒詩大率載婦人姪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姪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姐已滅紂褒姒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秦

皇太后毒亦姪荒蟠竦在東遂掩太陽萬乘尚爾
匹夫何傷詞殫理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吳文是
極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
乎不然則飛燕昭陽之句何足深怨

洪邁

又曰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上天之奇矯
矯李公雄蓋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糝糠萬物
甕盎乾坤狂呼怒吼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
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涌璣翰墨
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克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

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
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
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
氣克、後有作者、尚視於公、方孝孺贊

演曰、太白志操、行事論者固多、予以詳錄集中、自
言及者、左驗亦已甚著、要之才識、既高、拔時世爲
赤誠、激然至謂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其忠憤激烈、
摺骨湧飛血、什伯於甫、氣蓋且未論也、且必言于
君邪妃寵、極盛難犯之際、禍萌未作之時、智勇二

端迥非衆及而甫特述於亂成之後其心與識相
去亦遠學子見杜喋喋時事便以爲李忠義亞之
世所謂眼前三尺光也青蓮情見乎辭者難以盡
錄畧舉其目最明白者劉夜郎書懷贈江夏韋太
守良宰一篇及雪讒詩外可參決者如詩懷示息
秀才書情贈蔡舍人雄上崔相百艸章上魏郎中
萬憤詞贈張相鎬寓言二首內周公負展之篇永
王東巡歌贈王判官等可相覆祭他篇傷今援古
槩言立世樹聲之詞類見胸懷本趣又未暇究抑

公之言志寥寥，眇存其亦欲千載之彥，口而心之矣乎。今拈起之，頗近桐爨。

又曰：王安石謂李詩十句九句說婦人酒，此兒童之見。安石雖謬不至此，恐非其語。不求其所以說婦人酒者，太白豈無故耶？不然，太白直一酒色兒曹耶？此正是宋人捨李取杜一種癡見，亦不足計。李德裕爲賢相，爲正人，爲豪傑。

說曰：藻第材物，勢互異同，或毀或譽，必歸於一。獨贊皇襍然不齊，以吾鑒之，亦焉用惑？是爲繁稱焉。

大歸三品無醜者矣。夫其良趾時科傑之更傑，千載一雋，至乎心履操蹈，勳猷機畧，風烈崖迅，事必軼羣，惟黨也者，其過矣乎！悲夫！從親致孝，賢者過之，亦可憾也，亦可弔也。夫子曰：我未見剛者。夫剛也者，與剛生褊矣。凡美剛矣，失褊也。

系曰：德裕制變御事之方，裴度有愧。然度務中和，德裕矜才快意，故多悔。蘇轍

又曰：度與德裕皆賢相，度以功名終，德裕斥死，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范祖禹

又曰德裕傑才大功以不能忘怨而及禍耳

孫甫

又曰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度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竝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恨浪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

葉可藎

韓偓歲寒之松柏社稷臣也

說曰凝霜返日版蕩誠臣悲夫士也醉其才華遂至忘其忠憤

楊凝式孝哉、與忠偕行、

說曰、秉彝懿德、貞心剛操、顛風折楠梓、幹撥條葉、紛幹蠱之子克矣、而未及不事王侯、子曰、窋武子、其愚不可及也、

系曰、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目以風子、然言足厲俗、智足全生、正諫以直、吏隱如愚、豈特窋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知笑其佯狂、賞其墨妙、而不言其風烈、挺挺、黃詔

又系曰、偃事昭宗艱難中、謀議明正、力辭相位、眷

卷之二
三十一
眷於君、卒忤全忠、貶去而昭宗亦弑矣。君子悲之。

孔子稱志士仁人者、偃有焉。

陸粲

演曰：有人心者、爲君拜韓、爲父哭楊。

李筠、劉鈞、忠孝完矣。惜重進之間然。

演曰：姜漸序陳、經通鑑續編言、經書重進謀反、以明君臣之分。蓋以旣受宋官、且欲朝汴、故爾。子經以責備太過、然將末減之、無由也。其拘陳、思誨志或未可知。蓋可哀焉。史謂以移鎮異志、并入朝之事、恐皆宋人飾語。

种放鄙夫

說曰患得患失的是斯人、矜傲狠愎、浮躁貪污、淫
侈暴橫、怙勢肆凶、所謂無廉耻者、異哉窮奇、擣杭
饜饜、并鍾匹夫、

系曰真宗召放拜官、待以殊禮、名動四海、後歸山
恃恩驕倨甚、王嗣宗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
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顯擢、臣恐天下竊笑
長澆僞之風、且昔召魏野、野避匿、而放陰結權貴
以自薦達、因挾其陰事數條、上雖不問、而待之寢

衰司馬光

又曰放責數嗣宗、嗣宗怒、手批其頰、放乘驛訴之、詔放徙居避之、嗣宗去郡、有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室空嗣宗喜、謂子孫吾死、刻置墓旁、甚為榮也。呂希哲曰、宋咸王闢之、王明清大畧同。

又曰放還山、真宗命宴餞羣臣、賦詩贈行、杜鎬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一座盡傾、上尤善之。王琪

又曰初放、毋好道家言、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所難、益高之、屢薦不出、張齊賢又薦

乃召拜大司諫賜名第什器四遷至工部侍郎卒
放屢還山上輒爲詩置酒餞之昔堯起舜於畎畝
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傳說於巖野而位冢宰授受
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勳竟立豈藉虛名而誕
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种放近世天子未聞也而
放之行乃叛其初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
惜哉放旣正已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王回

又曰放旣隱操不終雖眷禮優渥然常憂畏其後

卒遭黜示之辱可為輕出者之戒陸游

又曰。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踰節。傲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不榮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滑撓其心。則其為怒也。淺矣。王達
張浚愚而好自用也。

說曰。浚志端名正。忠盛才小。識闇空疎。脫漏乖張。錯繆鹵莽。偏忍褊懷。佻躁自用。皆其為人之實也。美惡雜焉。以其美者可言。而又加以時君之寵任。爵位之極貴。挾以道學之嘉名。故舉世誦其忠贊。

其賢一切匿置其惡而不爲之權衡。至于後代而尚紛紜。亦可怪哉。當時顯者稱之。趨其勢。畏其權也。隱者稱之。附其名也。後人何爲者哉。今試取其美惡而審校之。爲孰多耶。重耶。孰寡耶。輕耶。昭昭乎。智不勝其愚。賢不勝其不肖。功不勝其過。公不勝其私。如此。當定其人何如者耶。成敗又未計也。夫由其爲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于賢者之過。而竟爲賢。不知其過而入于不肖也。亦由其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

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于愚者之不及而無傷于賢。不知其不及而亦入于不肖也。是則要之總其一人之身。賢愚不肖者。祿焉。而爲愚不肖者。多人。特以前之疑似不能決也。于是遂至獨存其賢而恕其愚。置其不肖亦可嗟也。至其所最害者。自用一端。百疾之本。與其講張道學。籠絡浮虛。馳空名。貽實害。而粉藻傳述。以誤來世。則公非不得移將消息一言以蔽之。固無若夫子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矣。

系曰浚殺曲端士庶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史

又曰趙鼎言臣與浚如兄弟今以閒而異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鼎奏辯復不悅帝多從浚鼎遂罷去

同

又曰浚受委命之重而三將三敗者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能知人故耳

同

又曰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一矢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浚乃欲長驅以定中

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

吳敵

又曰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杖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議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落職居福州而已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疏其罪并逐言者及符離之敗國家

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軍國大政莫如符離之役而實錄時政記竝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

周密述何

史氏備

又曰孝宗獨付浚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朝廷患之以唐文若叅其軍周必大使戒浚勿輕舉浚極憾之卒以輕舉敗

同劉氏

又曰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叅之諸家傳

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尤不可信如浚列傳所書刺客與蠟書二事乃附會韓琦岳飛事爾與其他軍潰酣睡等說皆淺近易見乃畧不量其是非登之信史欲傳萬代可乎

同澗上閒談

又曰史謂時論以浚之忠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沮之所以不及亮也

陳桎

又曰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丸、
鳳翔仇家炙人肝、張宣撫西開都、淫殺健將心何
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旗可以
走婁宿、鐵象不能逃的盧于平、象兮象兮、吾與汝
同死、象兮象兮、吾逝矣。楊維禎樂府

又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丘濬

又曰揭傒斯以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蓋本
于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之故、或
者不以爲非。同

又曰按何彥澄家藏朱文公墨蹟云十年前率爾
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
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爲恨楊文貞亦爲之跋觀
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
文公行狀浚之子爲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爲之
諱也同

又曰宗澤張浚皆稱中興功臣澤之事識者比之
孔明誠無愧矣浚之勲義忠烈著于史傳者亦彬
彬可稱然知人不明見事疎畧功所在過亦隨之

又以私憾殺曲端、忌岳飛、排李綱、詆趙鼎、則公爾忘私之心不及澤矣。今浚得從功臣廟祀而澤不與焉，何哉？盧格

演曰：四朝史言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或曰：方當大軍悉潰如是，安在其爲心法？予謂戰者子之所慎，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殺傷奔逆，浩穰滿目，失律否臧如此，而云酣睡不愼，不律不謀不臧，何其道學之獨異于孔子。

許衡、吳澄、忠之蠹也。趙孟頫、孝之蠹也。

說曰裔夷之良佐、諸夏之叛民、王室之不才子也、
行學文藝何有焉、

系曰元以虜主中華、士生其時、不立其朝可也、當
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居其官、施施然與豺狼共處、
犬羊同食、如姚樞、竇默等、不足深責、若衡澄二儒、
能不惜哉、或曰、文中子云、社稷有奉、生民有主、吾
君也、元居漢唐宋之土、撫漢唐宋之民、承漢唐宋
之統、君子出用、少行其道、亦可也、曰不然、自古夷
狄據中土、若劉石符姚慕容拓跋宇文、雖不能大

變其俗所以經國理民亦兼用漢法故綱常典禮未至蕩絕也元一循舊俗所尊崇者帝師所篤信者佛法惡知所謂道哉道莫大於彝倫彼則子蒸父妾弟收兄妻臣通君母恬然無怪况於典章輿服之具乎儒者欲行其道亦惡得而行也顧不免棄玄端章甫而循椎髻左衽不幾于枉尋直尺歟昔崔游不仕劉淵辛謚不仕劉石君子深取焉嗚呼孰謂大儒者潔身全節反不若游謚哉

何喬新又陸容

大畧同

又曰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他美、不足取也、宋主華夷三百年、蒙古窮兇、以滅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諸、當時忠臣烈士、毀家沉族、而不忍爲夷虜之臣、激於義故也、况爲之宗室者、當何如哉、孟頫、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北首死敵、以與孟錦、與樾、同遊于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顧不知忘親事仇之爲非、不以下喬入幽之爲耻、北面仇虜、拜跪匍匐于其庭、珠帽貂裘、日與羣酋相追

逐使人指而望之曰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耻焉豈復知有義哉嗚呼宗社爲墟帝后爲虜誰寔爲之尚忍爲之臣乎天祥枋得之徒彼皆庶姓也爲誰而死而宗子顧可食其祿乎孟頫之罪于是大矣雖詞翰之工學問之博亦何足稱哉

又曰域中之后域中之臣事之也環海之裔非我類者自相區團從而蜂蟻去而獍梟吾何計之哉今也脫彼巢穴突吾明堂自號曰君誰之君哉弗克殄之又從而臣之非顛人也哉或曰古者或以

王人仕列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隣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不然則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烝妣媿室后妃齊車服。果不夷也哉。啗其穀者祇爲之筦庫廩。刑狗鼠斯畜夫五伯而已耳。雖有黼黻塗犬羊之鄴。吾不知其惡乎存華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有君乎。衡澄之學集類之文秉忠天挺樞默磐燧之徒之勲守敬之術曰才能者可矣。曰名臣吾不知也。

自昔作元臣論畧

又曰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于華姓也夫胥餘抱道非賢誰昇不昇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虞賓在位三後守祧讓德王庭南面封國各有尊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爲吾儕師不可爲君臣之義爾

自昔

作孟頫論

又曰子昂觀元元主命作詩嘲留夢炎夢炎銜之且趙知嘲留而忘已其詞有狀元曾受宋朝恩狀元與宗室孰貴榮宦與祖考孰恩已甚于彼顛倒

錯亂爲詩時、豈適醉夢耶、自

楊維禎、斗筲之人也、

說曰、小有才、不知道、而當亂世、浮躁淺露、狂悖自任、爲士俠、終一儇夫云爾、

系曰、禎于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爲客婦詩、不恭也、匪惟不恭、亦大愚矣、赫曦曜晨、瞽于宵者、雖甃必作、良師發藥、痾于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于醜夷、垂死得踐、

聖明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

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嫗者云嘻見金夫
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

高皇貸厥誅亦俟其醜自詒于永代耳

自昔作緣
禎論畧

演曰禎文詞儼鬻鬼瑣與宋末等時人咻稱昧繆
之甚

宋廉亦
然尤繆

獨王彛以文妖斥之允矣

祝子罪知錄卷三

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